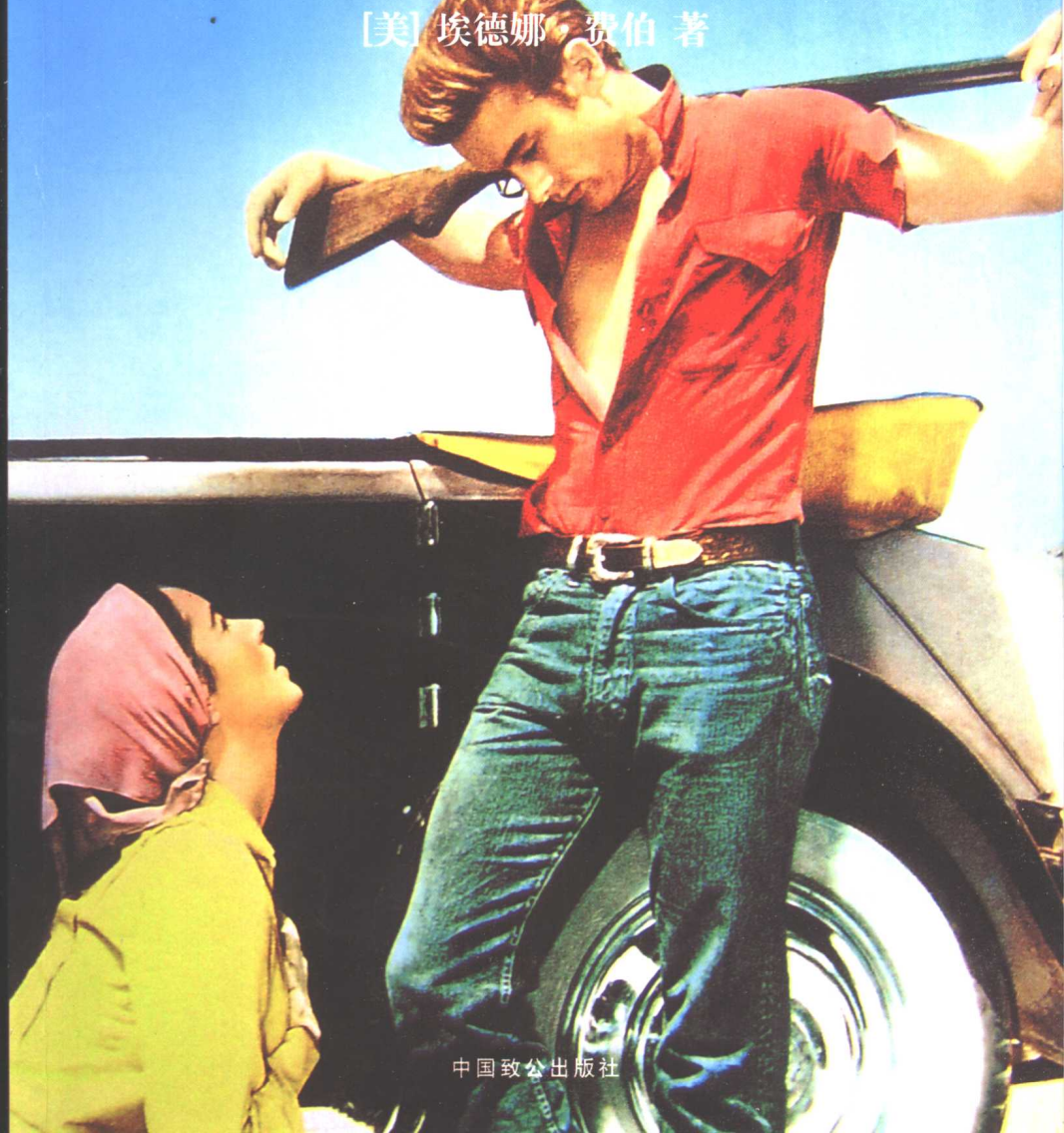


壮志千秋

Cimarron

[美] 埃德娜·费伯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壮志千秋

Changchun



壮志千秋

〔美〕埃德娜·费伯 著

刘万军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壮志千秋/(美)费伯著;刘万军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8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壮… II. ①费…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127 号

壮志千秋

译者:刘万军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2.625

字 数:6507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413.00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全译本)

第一辑

壮志千秋
福尔摩斯新探案集
娜娜
白鲸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野性的呼唤
复活
罗亭
前夜
猎人笔记
好兵帅克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
天方夜谭
叛舰喋血记
大卫·科波菲尔(上下)
汤姆·索亚历险记
飘(上下)
红魔鞋
浮生若梦
上尉的女儿

邮购地址：北京市水碓子邮局82号信箱 刘军

邮 编：100026(免收邮资)

E-Mail: ZZTX@sohu.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译本)

白雪公主
欧也妮·葛朗台
百万英镑
高老头
雾都孤儿
我的大学
在人间
白痴
战争与和平 (上下)
悲惨世界 (上下)
羊脂球
巴马修道院
红字
小妇人
永别了，武器
蝴蝶梦
三个火枪手
名利场
卡门
童年
孤星血泪
哈姆雷特
窈窕淑女
罗密欧与朱丽叶
麦克白
第十二夜
菲菲小姐
吝啬鬼
跳来跳去的女人
脖子上的安娜
圣女贞德
苔丝
奥勃洛莫夫
静静的顿河 (上中下)
奥瑟罗
真实的故事
初雪
贵人迷
苦难的历程 (上下)
死魂灵
化身博士
漂亮朋友
温泉
圣经故事
你往何处去
汤姆叔叔的小屋
绿野仙踪
罪与罚
伊豆的舞女
唐璜 (上下)
巨人传 (上下)

唐·吉珂德 (上下)
母亲
金银岛
黑桃皇后
驿站长
村姑小姐
暴风雪
两个骠骑兵
克莱采奏鸣曲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绿林英雄罗宾汉
秘密花园
灰姑娘
皇帝的新装
血字的研究·四签名
福尔摩斯冒险史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华生医生回忆录
福尔摩斯归来记
最后致意
小公主
居里夫人自传
左拉传
贝多芬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木偶奇遇记
磨坊书简
基度山恩仇记 (上下)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下)
情感的迷惘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刀锋
罗生门
格列佛游记
幽谷百合
两个新嫁娘
环游世界八十天
朗热公爵夫人
禁治产
都尔的本堂神甫
邦斯舅舅
魂断蓝桥
爱玛
费加罗的婚礼
木木
贵族之家
父与子
钦差大臣
白夜
傲慢与偏见
双城记

简·爱
呼啸山庄
巴黎圣母院
鲁滨逊漂流记
牛虻
包法利夫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茶花女
愤怒的葡萄 (上下)
十日谈 (上下)
情感教育
夏伯阳
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
红与黑
第四十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红磨坊
拿破仑传 (上下)
斯巴达克斯
青年近卫军
天使的愤怒
阿布马勒老爹
铁面人
勇士的奇遇
情人
被开垦的处女地
三颗心
一仆二主
国王的手下
金色豪门
夺命迷梦
一个人的遭遇
凡高自传
廊桥遗梦
马语者
莫扎特传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卓别林自传
教父
泰坦尼克号
走出非洲
人猿泰山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伊凡雷帝
与狼共舞
所罗门宝藏
埃及艳后
鹿苑长春
孤岛疑案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总 策 划：子 龙
责 任 编 辑：子 龙
装 帧 设 计：张 清 工 作 室
E-MAIL: qingzhg@public3.bta.net.cn

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无数人们艰辛的劳作和卓绝的创业中诞生、发展和壮大……

一片片新的土地在不断地向无数渴求它们的人们开放……

荒凉的原野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个农场、牧场、村庄、小镇……

原始的小镇正在飞速发展成为城市……

辽阔的荒野正在变为富饶的耕地……

这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西部飞速发展的写照。内战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大西部地区迎来了它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片面积比美国人先前居住的所有地区加起来还要大的地区，不仅有着广阔的森林、草原和肥沃的土地，而且还发现了金、银、锌等各种金属矿区。这一切，吸引了一批批梦想发财致富的人们络绎不绝的来到这里。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来自美国各地的白人，也有一小部分是来自南部各州的黑人，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人们。他们都带着对财富永无止境的渴求，梦想着一夜之间发财致富，以摆脱他们以前贫困拮据的生活，或展现他们突然发迹的荣耀。为了追求他们梦想中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一步步蚕食占领着西部。在这漫漫的西进过程中，他们与西部的原始居民印第安人发生了一系列血腥的冲突和战争，最后，他们通过诱骗、强行驱赶和屠杀的办法，终于剥夺了印第安人的合

法土地居住权和所有权,摧毁了标志着印第安人文化的部落组织,强迫他们放弃原来的集体社会和文化,抛却其宗教仪式,接受白人文明教化。

在整个西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双重角色。它不仅扮演了与印第安人谈判、签约,以及诱骗他们、驱赶他们、屠杀他们、并最终废止了他们一切权利的强盗角色,而且也扮演了推动和促使西部开发的主人翁的角色。为了鼓励和促使人们到辽阔的西部荒野去定居、拓荒和开发,美国联邦政府从法律上和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极为优惠的土地政策和法律政策,不断地鼓励和激发人们到西部去定居,经营农牧矿业和各种商业。同时,为了促使西部交通的发展,给西部开发和建设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美国政府还给到西部建设铁路的公司批拨了大量的土地,使铁路公司不仅从经营铁路中赢得了大量的利润,还从出售土地中大发横财。这大大促使了西部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从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的短短十年间,四条横贯东西的跨州铁路就被建造了起来并投入了运行。随后,铁路建设更是迅猛发展。西部铁路交通的飞速发展,为到西部经营农场、牧业和矿业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使得西部大量丰富的农、牧、矿产品和资源能够被迅速地运出,而且还使得东部的各种商品和生活日用品被源源不断的运入西部。

随着铁路的向西延伸,紧随其后的便是潮水般涌向西部的定居者。这就是为什么从第一批居民到詹姆斯镇定居到一八七〇年,总共用了二六三年的时间才把四亿公顷的森林草原变成了富饶的农场,而将第二个四亿公顷的相同土地变成富饶的农场,却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在开发整个西部的宏伟进程中,美国政府虽然对西

部的开发和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但事实上,真正对西部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却是那些无数与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做勇敢无畏斗争的普通的人们。

在联邦政府慷慨的土地和法律政策刺激下,再加上那些渴求发财致富的人们对土地的无法满足的占有欲,使得直到一八八九年之前,美国大陆上,除俄克拉荷马州这片于一八六七年法律规定为印第安人的世袭合法群居地区外,几乎再没有一片无人定居无人占有的土地了。但即使是对印第安人这惟一幸存的居住地,贪婪的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八八七年,美国议会通过了《戴维斯法案》,废除了允许印第安人单独群居的条款,剥夺了印第安人拥有自己财产和土地的权利。在联邦政府开放了所有其它的地区为定居点后不久,终于应那些对土地具有无穷占有欲的白人们的要求,答应将俄克拉荷马这个以前完全是印第安人居住的领地向白人开放了。一八八九年,哈里逊总统下文宣布,将俄克拉荷马这片广阔的印第安人居住区对外开放,允许白人到这里居住,并划出了二百万公顷的土地供白人们去开发和耕种。这也是美国大陆上最后一个向白人开放的定居地。正因为是最后一个定居点的开放,所以,它也就意味着是全国剩下的最后一批可以自由分享的土地了。为了能够瓜分到一片这最后仅有的土地,那些对土地永无止境的追求者们,不论贫富、男女和老少,纷纷从全国各地云集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边界四周。为了表示对所有需求土地的人们公平和公正,联邦政府决定,对俄克拉荷马州所划出的二百万公顷的土地,实行自由分配的政策。即让那些渴求土地的人们去自由地抢占他们所需的土地。他们将抢占土地的出发日期和时刻定在了四月二十二日的正午十二点。

四月二十二日正午十二时,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准备抢占土地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和一个极为激动的时刻。在距离这一时间还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纷纷云集到政府给他们所划定的出发聚集地了。他们已经提前在做着出发的一切准备了,随时等待着政府一声令下,好立即冲向那他们渴望已久的辽阔而肥沃的土地,去肆意地抢占那些他们梦寐以求的、充满他们理想的土地。他们有来自得克萨斯的,有来自阿肯色的,有来自克罗拉多的,也有来自密苏里的;他们好像是受了上帝的驱使,从衣阿华和内布拉斯加的一条条道路上徒步赶来。他们有的驾着轻便马车而来,有的驾着有篷的四轮大马车而来,有的赶着各种各样的牛车而来,还有的乘坐着各种各样的运货马车而来;他们有骑马来的,有骑骡子来的,有骑自行车而来的,还有步行而来的。他们中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壮年、青年、妇女,还有儿童。他们有单人独骑来的,有夫妇俩一起来的,有几个熟人结伴而来的,也有全家老小拖家带口全来的。他们都怀着不同的心理,抱着不同的想法,带着不同的观点聚集到了这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次抢占土地的活动抢到更多更好的土地,以便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在西部扎根立业,去实现他们梦想中宏伟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美国西部梦。他们都知道,要想实现他们的这一宏伟理想,土地就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财富、自由、理想、希望和新的生活的转折点。他们就像是在赌博一样,把他们的一切赌注都下在

了这里，输赢全在此一举。

在距政府规定的自由分抢土地日——四月二十二日前许多天，人们就开始络绎不绝的从四面八方来到指定的地点集中。他们有的是因为路远，怕路上耽搁，误了日期，所以就提前赶到的。有的是为了打探情况而提前赶到的。有的是为了抢到一个好的出发位置而提前赶来的。也有一部分狡猾的人，他们提前很长时间赶到这里，是想寻找机会提前偷偷越过边界线，趁他人未到之前，先偷偷地在他们所到的土地上竖桩立名，抢先非法占有一些土地。还有做得更过分的，则不仅仅非法抢先占有土地，还拿着枪隐藏在他们所占土地的周围，伺机射击那些合法来抢占土地的人们。当然，如果他们的行为被军队发现了的话，他们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但由于地域太广大了，藏身地很多，而且他们的踪迹又飘忽不定。所以，愿冒这种风险的人还是很多的。

等到距规定出发日只有一天的四月二十一日时，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了规定的出发地。他们为了占据好一点的出发位置，于二十一日的晚上就都在出发界线边度过了整整一夜。从二十二日清晨起，人们就开始沿着边界线排队了，而且尽可能地在允许的限度内拼命向前挤着。政府派来的士兵们，则一个个荷枪实弹，骑着马沿着边界线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阻止着人们跨越界线。还有几队士兵，他们都穿着整齐的军装，挎着枪，骑着马，排着整齐的队伍，分站在各个不同的位置。其中有一队士兵，每人手中各拿着一把长长的铜号。他们是号令兵，准备随时按照指挥官的各种号令吹响命令的号声。另一队士兵，每人胸前挂着一面大洋鼓，右手拿着鼓槌，他们是准备随时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击鼓助威，为出发仪式增添气氛。还有一队士兵则一律子弹上膛，枪口朝向

天空。他们是发令枪手，只等时间一到，指挥官一声令下，他们就齐向天空开枪，发出人们迅速出发去抢占他们所需土地的号令。这些士兵，不仅各司其职，而且还充当着今天出发仪式的仪仗队，为那些被称为勇敢无畏的人们壮胆助威和送行。

上午十点钟左右，这些准备抢占土地的人们，开始进行他们最后的收拾与打点了。他们把用于睡觉和吃饭的一切行李和家当都收拾起来，捆绑的捆绑，装箱的装箱。该往马身上捆的则现在就开始捆好了，该装车的则也早早的开始装了。男人们全都忙着收拾马具和车辆，做着出发前对他们交通工具的最后检查。妇女们则忙着收拾家当和照料孩子。待一切都收拾准备停当之后，他们才开始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四处溜达着转转，看看有没有熟人，上前搭搭话，聊聊天。

人群中，除了在忙着收拾行李的人们之外，其余到处是三人一伙，五人一群闲谈聊天的人们。所有的男人们几乎全都是一身牛仔装束。他们个个都戴着各色的宽边大牛仔帽，穿着衬衣，外套着马褂和夹克或长到膝部的西装外套。下身则都穿着各式各样的马裤，脚上则几乎全穿着一双高腰牛皮靴。他们中，几乎毫无例外地，人人都在腰间的皮带上挂着一条子弹带和至少一把左轮手枪。大多数的牛仔，为了显示其传统的绅士风度，都穿着非常干净整洁的衣装，而且打着领带或扎着领结。虽然他们并非是在刻意讲究，但他们的这身装束已足以显示其潇洒的风度和他们想要表现的礼貌了。

今天来参加出发仪式的那些妇女们，则看上去好像是都要去参加什么盛大的庆典似的，几乎全都是盛装打扮。那些看上去显得高贵、文雅、有教养的淑女们，为了表现其雍容华贵的姿态，一个个都戴着各式各样的礼帽，

穿着华丽的衣装。与人交谈时，她们也都好像做得举止得体，言谈文雅和谨慎。而那些一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乡下妇女们，尽管她们可能不太富有，但她们的穿戴打扮，看上去也仍然非常的整洁、体面、得体和大方。

那些孩子们，一个个也都穿着干净整洁的服装，以他们所喜爱的特殊的方式打扮着自己。

总之，今天来这里参加自由抢占土地出发仪式的人们，似乎都好像是穿着盛装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活动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因此，应该以一种崭新面孔来参与。再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活动，或许将是他们一生的转折点。所以，他们都想穿着崭新的衣装，来预示一个良好的开端。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都是好面子的人，都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种绅士风度，而不想让别人说自己很穷酸，买不起新的好衣服穿。

因此，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显得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好像对这次抢地活动早已充满了十足的信心。只见他们一个个在扯着嗓门、相互喊着打着招呼，大声地笑着在高声交谈。人群中，有一位名叫杰西·里奇的中年男子，也在大笑着与几个熟人高声交谈着。他一身典型的牛仔装束，戴着一顶宽檐的黑色大牛仔帽，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衣，外套一件夹克。他腰间的皮带上也挂着子弹带和左轮手枪，脚上穿着一双高腰的黑色牛皮靴。他骑着一匹棕色的看上去很健壮的马。他虽像其他的牛仔一样，也扎着一条黑色的窄长条领带，但却扎得非常宽松，并且敞开着衣领。所以，让人一看，就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刻意追求打扮的人。他虽然也穿着一身牛仔装，但却并不给人以强悍、强壮和威武的感觉。事实上，他是一位三十来岁，体格并不健壮，而且看上去还有

些瘦弱的人。他面部瘦削，一脸的络腮胡子，但一双大眼睛却闪着明亮的光芒。别看他其貌不扬，但他却曾是堪萨斯州威希塔镇上的一位音乐教师，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歌也唱得不错。因为他有些口吃，说话时经常有些结巴，而且眼睛也总是一眨一眨的，所以，经常受到学生的笑话。再加上他也实在不满足于在小镇上做一个清贫的教师的现状，所以，他也就不想再当教师了。就这样，他收拾好了一切行装，来到了这里，希望能够在本次分抢土地的热潮中也抢得一片肥沃的土地，从而为他以后在西部重干一番事业建立基业。

这时，他正爽朗地笑着对他的几个同乡熟人说着：

“喂！我说咱们这几个同乡熟人，出发后我们一定要都跑在一起，并把土地抢占在一块儿。这样，我们几个以后还可在一起相互帮帮忙，照料照料……”

他话还没讲完，却突然收住口，脸上显出一种极度惊讶和喜悦的神采，激动地向几个同伙喊道：

“喂！你们看，那不是扬西·克拉瓦特吗？是他，是他，就是他！真没想到他也来了！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有一个可以依赖的靠山了。”

还未等同伴们回过神来，他就已经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挥起右手在空中扬着喊了起来：

“喂！扬西！扬西·克拉瓦特！”

他的嗓门扯得又高又长，惟恐他所喊的人听不见他的声音。

同伴们都顺着他的手势扭头看去，只见一位身材高大、魁梧健壮的牛仔，正骑着一匹高大健壮的白马从人群中微笑着走来。只见他，头戴一顶崭新的白色宽檐大牛仔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长到膝部的燕尾式黑色西装外套。衣领上扎着一条崭新的窄长黑领

带，一长一短的两条带穗，在微风的吹动下，在胸前不停地飘动着，使他显得极为英俊和潇洒。下身穿一件黑色的宽松马裤，裤腿的下半截，紧紧地塞在他脚上蹬着的一双长到膝部的油光锃亮的黑色高腰牛皮靴里。他边走边摘下帽子，向那些他认识和熟悉的人们微笑着示意。当他摘下帽子的时候，露出了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他的头发条理分明，梳理得非常整洁。乌黑厚密的头发上还带有一些自然的鬈曲和波纹，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同时，也可看出，那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打扮和梳理。这说明，来人是个极为注重外表的人。再看他的面部，宽阔的脸膛上棱角分明，前额下一对粗黑的浓眉，眉宇间透露着几分成熟。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射出深邃的目光，给人以一种睿智、精明、威严而不可欺的感觉。他的皮肤，红润里夹着一层厚厚的黝黑，显然是他饱经风霜的见证。

他的这身穿戴，虽然也是一位普通的牛仔打扮，但总给人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不像其他的牛仔那样，不太讲究衣着的穿戴打扮，并且，几乎个个都毫不例外地显露着子弹带和手枪，好像是在向他人炫耀示威似的。而他，却穿着打扮得十分干净、整洁、讲究，且高雅得体。他的一言一行，礼貌、文雅、和蔼而慈祥。而且，从外表看，他没有一丝带枪的迹象。因此，他给人一种尊贵、高雅、和蔼可亲且器宇轩昂的文人印象。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又潇洒自然、大方稳健，这不禁又给人一种干练、敏捷和成熟的印象。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他决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牛仔。

三

他就是扬西·克拉瓦特,与杰西·里奇一样,也来自俄克拉荷马东北部的堪萨斯州的威希塔镇。他今年已经快三十岁了,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他出生于威希塔镇一个中等阶层的白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场主,母亲则是一个心直口快、性格泼辣、主管家庭内外一切大事的家庭主妇。他们家虽然有一块几十公顷面积的农牧场,但由于堪萨斯州属于偏远的荒原西部地区,农耕工具和方法极为原始和落后,再加上又是完全靠天吃饭的地方,所以,他们家农牧场的经营状况一直很不景气。遇上粮食收成好的年头,则还能有些余粮。但这些余粮却又无处去卖,只好就近廉价处理掉,收入极少。遇上灾年,则有时会颗粒无收。这时,全家人又只好勉强度日。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气候异常。那里,冬季经常会出现持续数天的大暴风雪,不但会冻死很多的牲畜,有时,还会冻死人。夏季,又经常是持续酷热高温的天气,不仅会晒死很多的草,而且还经常导致火灾的发生。火灾会将大片的草地烧掉,致使大量的牲畜被饿死。同时,除了这变化莫测、恶劣异常的气候条件外,还经常伴随着洪水、冰雹、蝗虫和蚱蜢等自然灾害。这使得那些在西部经营农牧业的人们困难重重,有时则不得不破产,改行另谋生计。

扬西的父母和他的叔叔、舅舅、姨父等几个近亲,自从跟随他们的先辈们来到堪萨斯州后,几十年来都住在威希塔镇上,共同经营着周围他们各自所拥有的几个农

牧场。这些年里，他们的农牧场经营状况一直时好时坏，平平淡淡，并无太大的起色。因此，他们几家人也只好在一起过着这种半穷半富，挣扎度日的日子。

堪萨斯州不仅气候条件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和艰苦，同时，还由于它地处偏远，政府的任何政令都在此无法实施，所以，使得这一地区盗匪盛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再加上与印第安人的居住区非常接近，所以烧杀抢劫时常发生。

扬西·克拉瓦特就出生和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下。艰难困苦的家庭生活，自小就锻炼出了他吃苦耐劳、勇敢坚毅的品格。性格忠厚老实、善良懦弱的父亲经常受一些当地土霸王的欺侮和一些奸商的欺骗，但他从来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地把一切苦果都咽到了肚子里。争强好胜、大胆泼辣的母亲，则刚好与父亲的性格相反。她虽然在很多事情上不甘愿受别人的欺侮，但为了全家能够过一个和平安稳的日子，也主张多忍耐一些。为了能够摆脱这种既受欺侮又很贫困的日子，他们把全家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扬西，这个他们家惟一的一个男儿，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六七岁时，他就被父母送入镇上的学堂读小学。随后，他又到堪萨斯州的一所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志向远大的扬西，又考到东部的一所大学去攻读法律。在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律师资格后，他放弃了东部安逸、舒适、豪华的贵族生活，而是回到了他的家乡，那偏远、贫穷的西部堪萨斯州。这个从小疾恶如仇、专爱替穷人打抱不平的小伙子，平日里最看不惯那些肆意横行的匪盗恶霸，以及那些专横霸道、随意欺压和屠杀印第安人的白人们。所以，他坚决回到西部来，就